

马小林
张敬民
著

蜀山大战记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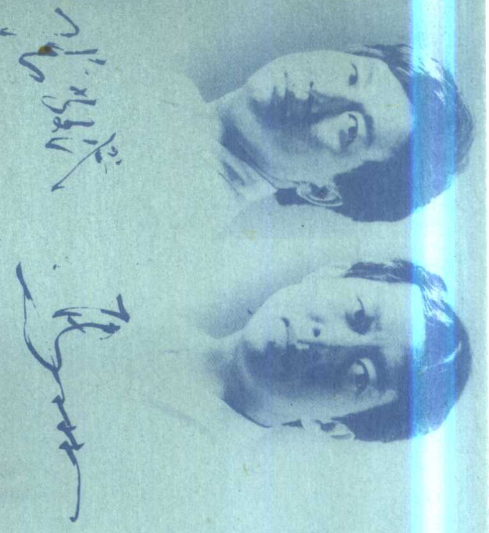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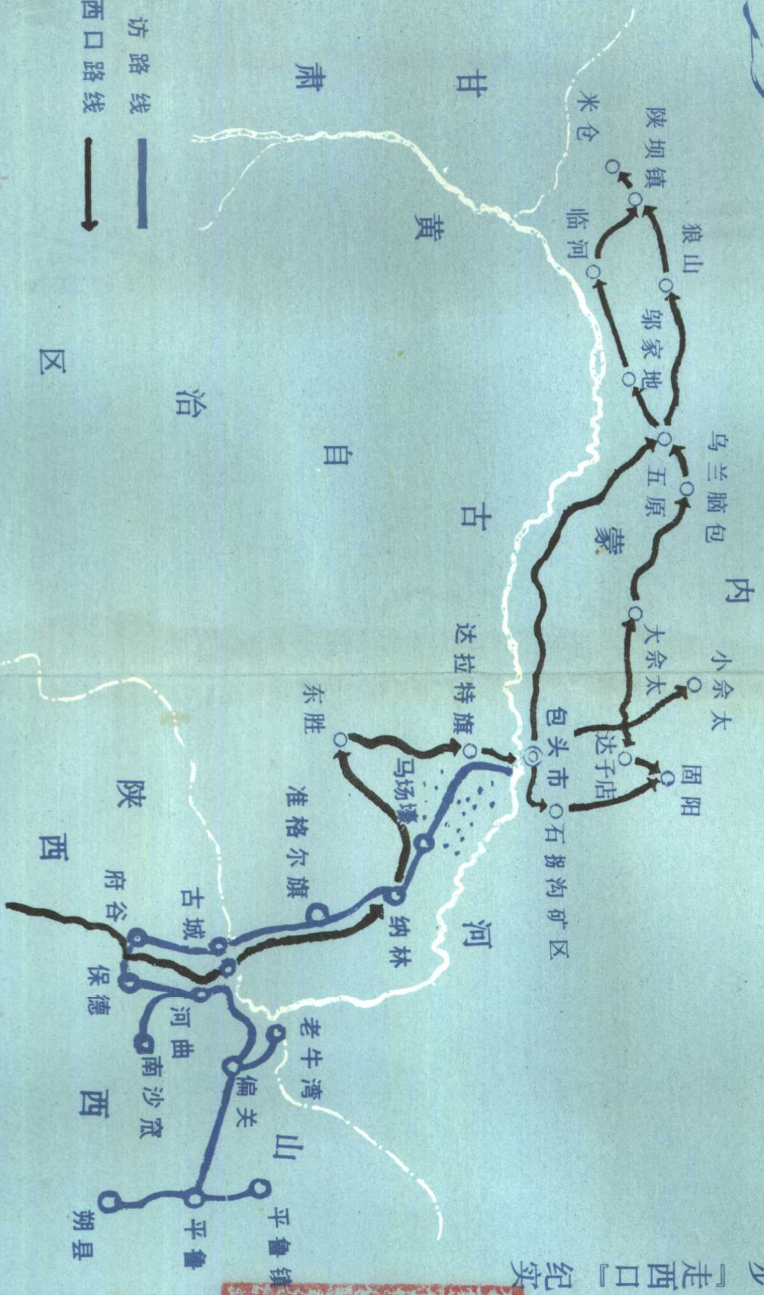


549182



西口大逃荒

——记者徒步『走西口』纪实



西 口 大 逃 荒
——记者徒步“走西口”纪实
马小林 张敬民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8.5印张 17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2.90元
ISBN 7—5043—0624—X/I·67

序

马 烽

《西口大逃荒——记者徒步“走西口”纪实》一书，纪录了晋西北人逃荒“走西口”的生活。作者是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马小林、张敬民。作者之一马小林是我的小儿子。

五年前，小林和他的同事张敬民提出要沿着当年晋西北人逃荒的路线作一次徒步采访，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非常赞成。当记者的能深入基层、深入生活采访无疑是件好事。对他们个人来说也是一次学习、锻炼的好机会。此事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支持，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如今他们把采访所获整理出书，同样是件可喜之事。

他们想要我为这本书写篇序言，但又有种种顾虑，主要是怕父亲给儿子的书写序言引起别人对我的闲言碎语，我知道这一情况后就主动把这件事承揽过来了。我说：“这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我赞成的是你们这种采访作风，至于书写得如何那是另一回事，各人可能有各人的看法。”我所以主动承揽这事，原因有三：其一，对他们徒步采访这一行动，我认为应当大力提倡；其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晋西北工作过将近十年，全国解放后也数次去那里访问过，对那里的人民有特殊感情；其三，这些文章我看了之

后，认为最主要的是真实、可信。既真实地纪录了过去“走西口”的苦难生活，又毫不夸张地展现了这些年来各方面的变化。

“走西口”，是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晋西北人独有的一种逃荒形式，所谓“西口”是指晋蒙之间古长城的关口。

“走西口”就是晋西北人渡黄河、出长城逃荒到内蒙古的流浪生活。晋西北地区土地贫脊，干旱少雨，旧社会这里的穷苦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流传于这一带的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跑口外（指‘西口’外），女人挖野菜。”就是对昔日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两个年轻记者，也就是沿着前辈人逃荒的路线进行采访的。

1985年8月19日，这两个年轻人身背行囊，从晋西北朔县启程，途经平鲁、偏关、河曲、保德等县，然后涉黄河、出长城、翻沙梁、入沙漠，一路上遭人误，被狗咬，忍饥渴……历时八十余天，行程两千多华里，食宿于农民家中，采访于田间炕头，以大量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纪录了晋西北人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逃荒“走西口”的各种悲惨生活。同时，他们以沿途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展现了今日“西口”路上的巨大变化。较为可贵的是，他们运用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对形成“走西口”大逃荒的社会原因及历史沿革作了一定的探索。对晋、陕、蒙这一地域因“走西口”而产生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如语言、民歌、二人台艺术作了立意独具的阐述。

这本书的问世也可以说是这俩年轻人“自找苦吃”的结果。他们所在的单位没有下达任务，领导也无此要求。他们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了这份“苦差事”。曾有人建议他们骑

自行车或是坐汽车，但他们还是坚持要徒步走，理由是：

“过去逃荒‘走西口’的人哪会有交通工具。”书中叙述了他们“走西口”时的这样一段经历：有一天，他们走到晋西北平鲁县一个叫火烧破的小山村，正遇上下大雨。村里人瞅着这两个浑身泥水，背着背包的年轻人，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会是记者，证件和介绍信都失去了效用。他们从双方交谈中得知前二年我和孙谦曾来这里访问过，于是小张指着小林说：“他就是马烽的儿子。”这才消除了人家的疑虑。村民委员会主任兼东易煤矿（村办煤矿）矿长尹厚极为感动，说没想到记者能步行来采访。不仅热情接待了他们，给他们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而且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执意要让村里的汽车送他们一程，并说：“你们坐上汽车没人会知道。”他们说：“我们自己订的规矩不能自己破。”坚持徒步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证明他们不是沽名钓誉，而是真心实意地锻炼自己。

他们凭着自己的双脚，走过了晋西北、陕北、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山山水水。途经九个省、县（旗），几十个乡、镇，采访了上百人，有不少地方的人从没有见过记者和“省里干部”。当地干部群众尽其所有招待他们，争着向他们介绍情况，反映问题。

走完这一程，他们写出了十几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连续在广播里、刊物上播出和刊登，之后又整理出这部十多万字的书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要不是自己亲身走了一趟‘西口’路，就体会不出当年穷苦人‘走西口’的艰难。”“没想到一次深入实地采访，竟有这么多可写的东西。坐在办公室里几年也写不了这么多。”

我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收获还不是写了十余万字的文章，而是磨炼了意志，坚定了深入实际采访的信念。这之后，他们又从山西境内最长的一条河流——汾河源头起，到汇入黄河的入口处，进行过一次长途实地采访，这就是明证。

但愿他们的这一行为，在青年记者当中能起一点诱发作用。

一九九零年七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马 烽 (1)
--------	-----------

第一章 初试“走西口”

一 我们早就有一个心愿.....	(3)
二 初试“走西口”	(8)
三 北旺庄的鳏寡群.....	(12)
四 夜宿西辛庄.....	(16)
五 炕头上的大实话.....	(22)

第二章 “神树”之谜

六 “走路你要走大路”	(31)
七 火烧坡轶事.....	(35)
八 跟死神接了个“吻”	(41)
九 徐家五兄弟.....	(44)
十 “神树”之谜.....	(48)
十一 今日凤凰城.....	(54)
十二 古城老人忆当年.....	(58)
十三 只泥泉.....	(62)
十四 南方媳妇北方汉.....	(67)

第三章 洋烟花花泪蛋蛋

- 十五 雨中赛脚力…………… (75)
- 十六 不该遗忘的古城…………… (77)
- 十七 从大青山归来的人…………… (80)
- 十八 “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 (84)
- 十九 洋烟花花泪蛋蛋…………… (91)
- 二十 老牛湾…………… (95)

第四章 泪蛋蛋腌出“山曲曲”

- 二十一 弥佛洞探奇…………… (101)
- 二十二 “岛上人家”娘娘滩…………… (105)
- 二十三 一曲难忘的情歌…………… (111)
- 二十四 泪蛋蛋腌出“山曲曲”…………… (116)
- 二十五 河曲“迪斯科”…………… (126)
- 二十六 孤独的中秋节…………… (130)
- 二十七 河畔险道…………… (132)

第五章 黄水水苦人人

- 二十八 “天桥”纪事…………… (139)
- 二十九 莲花辿上两代人…………… (143)
- 三十 土洋结合的葬礼…………… (148)
- 三十一 三走“口外”的能人…………… (151)
- 三十二 黄水水苦人人……………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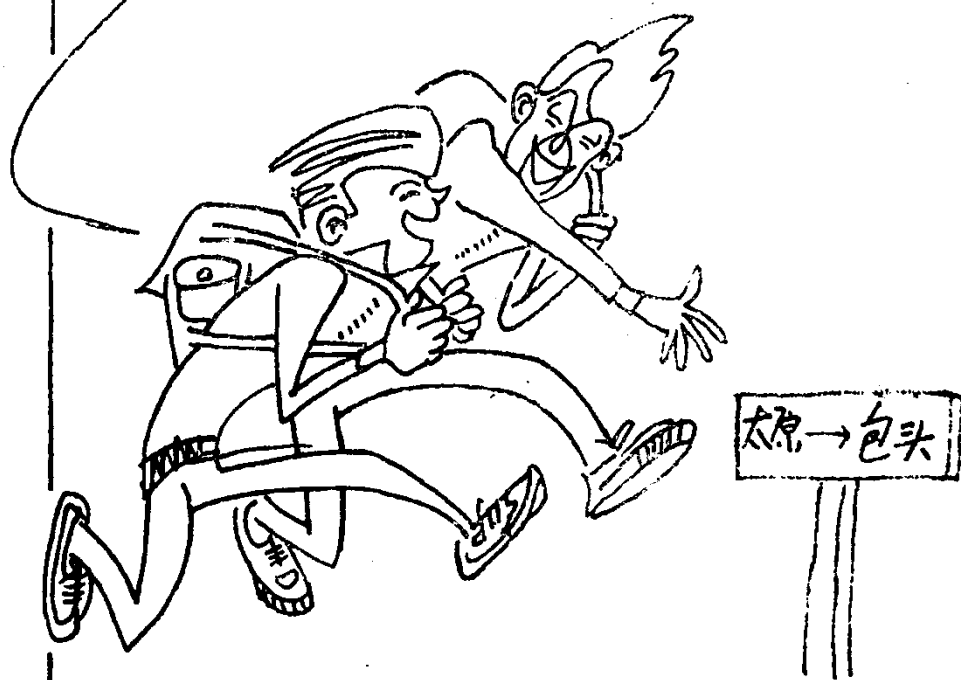
第六章 “西口”古道

- 三十三 陕北纪行…………… (163)
- 三十四 访“西口”话古城…………… (170)
- 三十五 酒醉沙圪堵…………… (173)
- 三十六 “油松王”的传说…………… (178)
- 三十七 “我是鄂尔多斯人”…………… (181)
- 三十八 鄂尔多斯婚礼…………… (187)
- 三十九 “西口”古道三日行…………… (193)
- 四十 馆子里的歌…………… (210)

第七章 话说“西口文化”

- 四十一 包头路上“摸鬼”…………… (217)
- 四十二 桥头记…………… (221)
- 四十三 “走西口”人的集散地——包头…………… (224)
- 四十四 发迹“口外”的乔家…………… (228)
- 四十五 妇女悲歌…………… (235)
- 四十六 二人台——蒙汉文化融合的结晶…………… (239)
- 四十七 两个“小老乡”…………… (244)
- 四十八 小保姆留洋记…………… (248)
- 四十九 话说“西口文化”…………… (255)

第一章 初试“走西口”



一 我们早就有一个心愿

外国的新闻记者可以游历世界搞环球采访，埃德加·斯诺能够离开美国，冒着危险到中国苏区采访，写出名著《西行漫记》；我国记者范长江，能够在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旧中国花上一年时间赴荒凉的西北地区采访，写出了名篇《中国的西北角》……这类事和人还可以举出许多，而在山西新闻界，为什么不能照此尝试一下呢？哪怕是在小范围内游历一下也行啊。

从一九八三年起，我们就有了这种想法。当时，我们打了报告，计划搞山西七个全国重点工程之行。但不知什么原因“吹灯”了。后来，我们又想到了黄河、长城。然而，仔细琢磨一下，不成。我们的报道首先应立足本省，而黄河、长城在山西只是一段，没有地方特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在一次“偶然”的采访中找到了“必然”的选题，这就是“走西口”。

在山西省的晋西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跑‘口外’，女人挖苦菜……”

这首民谣不是为了唱着解闷儿的，它真实地记录了旧社会这一带穷苦人逃荒“走西口”的历史原因及其悲惨情景。

晋西北地区自古就是山西乃至全国出了名的穷地方。尤其是河曲、保德、偏关、平鲁、朔县等地，更是荒山秃岭，土地贫脊，十年九旱，收成难保。因此，这里的广大劳动人民只好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到俗称“口外”的内蒙古逃荒谋生。

解放后，晋西北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仍然很缓慢，以至于迟迟摘不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象河曲、保德，目前仍在山西三十一个贫困县之列。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带的经济不仅没有发展，反而严重倒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越是这些贫困的地方，武斗越发厉害：保德县一派守城一派攻城，久攻不下，就拉出大炮，几声轰鸣，毙命数人。当地农民无法正常生产，种地打不下粮食，只得重新走上祖辈逃荒的“西口”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农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晋西北一带的情况怎样呢？这里农民的生活究竟有多大变化呢？是象某些报道中说的肥得流油，还是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过去逃荒“走西口”的人及其后代的生活变化了没有？他们过去如何谋生，今天如何生活？等等。我们想了解的问题太多了。也许有人会说，从每天众多的来稿中足以解决以上的疑问。错喽，搞新闻工作的应当而且必须注重和掌握第一手资料，最忌人云亦云。记者应当有一双“踏破铁鞋”的脚，一个清醒而善于思考的头脑，一对敏锐、穿透力强的“X”光的眼睛，一支勤奋且忠实的笔，凡事都要自己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因此，我们决定亲自到生活中走走、看看，找到心中那些疑问的“标准答案”。

听说我们要采访“走西口”，而且还是徒步，不少人都笑了。笑，自然是一件好事，笑一笑十年少嘛。不过我们看到的笑可就复杂了：苦笑、讥笑，还有那些不好言表而你仔细想想就会知道的笑。

“吃多了？”没有。我们每月只有二十八斤粮食。

“脚痒痒了？”不。我们俩都没患脚气病。

“探险、猎奇？”妈呀，我们没那个胆子。况且那一带不是无人区，也见不到深山老林、虎豹猛兽。

“坐腻汽车了？”有一点。我们下乡采访，多半是县委派专车专人前往，常常还没闻到农民家里的汗味就跑回来了。

是啊，在交通业发达的今天，居然采用原始人都不大情愿的徒步方法，难怪别人笑话。其实，我们也不是有福不去享的“超人”，只是想借用徒步这种方式真正深入到村寨，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尽量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每个农民家庭及每个农民，那怕是孩子交谈，从中了解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掌握充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坐车或是采用其它方式就不能获得以上效果，也许汽车还能帮助招来更多的农民围观。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对待。徒步其实是一种既费时又费力的方法，在交通事业发达、新闻时效加强的今天，尤其不适用。然而我们要走的“西口”情况不同，许多要采访的村镇都远离公路，汽车无法到达。骑自行车？当然可以。不过，翻沟爬岭、过库布齐沙漠的时候，怕是要车子骑人喽。人累不死，反而会被车子压死。况且，过去人们逃荒不是坐“西口”，也不是骑“西口”，而是饿着肚子走“西口”。若想把报道写深、写活、写真实，徒步

沿着“西口”路走一趟，实际体验一下逃荒人行路的艰辛，就显得太有必要了。

无论干什么，事先做点准备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采访“走西口”是个大的选题，不同平时一般的采访，它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若想搞好这次采访，不光要了解党的各项有关现行政策，还必须纵横“走西口”上百年的历史及其现状。我们从出发前的两个月开始投入准备工作，首先和本省所经各县的通讯组取得联系，要来当地近年来的典型材料汇编和行政地图进行阅读、查看；其次，想方设法收集有关“走西口”的历史资料，找知情人座谈；然后从历史与现状的比较中进行筛选，初步确立采访对象和范围。以上诸多准备工作，我们都是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原因嘛，这里就不好明说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底，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公开了“秘密”，写了一个一千二百字的报告，请上级领导审批后，我们徒步“走西口”的序幕拉开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九日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新闻》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播出一条简短消息，大意是说我们俩从今天离开太原奔赴朔县，开始徒步沿着昔日“走西口”路线进行为期约两个半月的长途采访。这条消息虽然是放在新闻节目的“尾巴”上播出的，但还是立即在同事中间引起大哗，成了人们上班后议论的主要话题。至于我们呢——这条新闻的“制造者”，则登上北去的列车，“逃之夭夭”了。

人走了，咱把话留下：

提起咱们“走西口”
止不住心里乐悠悠

石榴榴开花石榴榴树
谁留咱们也留不住

十月里沙蓬无根根草
走“口外”总比在屋里好

秋风糜子寒露谷
咱心甘情愿去受苦

青石板上栽葱扎不下根
脚不沾泥土立不起身

茴子白卷心心十八层
尝不尽酸甜苦辣咋做人

大豆开花花点点白
走不到包头咱不回来